

★你必须和领导秘书学到的为官之道★

和领导最近的人，才能真正懂得为官处世的微妙所在



洛 顺 ◎著

市长一秘 的机关心经

《市长夫人》作者洛顺最新力作！

云南出版集团公司
云南人民出版社

★你必须和领导秘书学到的为官之道★

和领导最近的人，才能真正懂得为官处世的微妙所在



洛 顺 ◎著

市长一秘

的机关心经

《市长夫人》作者洛顺最新力作！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市长一秘的机关心经 / 洛顺著. —昆明: 云南人民出版社,
2010. 11

ISBN 978 - 7 - 222 - 06934 - 3

I. ①市… II. ①洛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225392 号

市长一秘的机关心经

作 者: 洛 顺

责任编辑: 朱海涛

执案编辑: 王 兴 张 涛

装帧设计: 大象设计工作室

出 版: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

发 行: 云南人民出版社

社 址: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

邮政编码: 650034

网 址: <http://ynpress.yunshow.com>

E - mail: rmszbs@public.km.yn.cn

开 本: 787mm × 1092mm 1/16

印 张: 17

字 数: 260 千字

版 次: 2011 年 1 月第 1 版

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刷: 北京大兴嘉业印刷厂

书 号: ISBN 978 - 7 - 222 - 06934 - 3

定 价: 28.00 元

(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)

第一章

时值冬日，天气寒冷，百木凋零，湖面一片萧瑟。偌大的公园，依稀只见三两行人。

杨文重面对冒着寒气的湖面，冷得直打哆嗦。那握着鱼竿的手，已经冻得僵了。他忍不住狠狠地盯了一眼曾源的背影，心想：你想说什么就直说吧。

曾源丝毫没有受到恶劣的天气影响，即使是呆坐了一上午，连条小鲫鱼也没钓着。他一心只想跟杨文重聊天，放线的时间比聊天的时间还少。此时，他在支架上固定好渔具，踱到杨文重身边说：“听说霍洪怀要调走了？”

霍洪怀是市政府秘书处的副处长，也是杨文重的顶头上司。关于他要被调走的消息，杨文重虽然向来消息闭塞，倒也听到些闲言碎语。杨文重想了想，郑重点头，说：“是，听到风声了。”曾源听了，目不转睛地盯着远处浮在水面的鱼漂，问：“那你有机会吗？”杨文重知道曾源指的机会

是什么，老实地摇摇头。

不知不觉，他在秘书处已经干了五年了。对工作，他向来勤勤恳恳，尽职尽责，可惜在别人眼里，他只属于能力一般。甚至可以说，他在秘书处众多秘书中是最不被看好的。面对大舅子的殷切期望，他只能还以抱歉的神情。

“唉——”曾源大概早就料到是这个答案，遗憾地叹了口气。不过，比起自己那低微的岗位，杨文重毕竟还是很有潜力的。为了表示自己对他的信任，曾源拍拍杨文重的肩，鼓励道：“别灰心，我看好你！”

但这种鼓励并不能让杨文重心里感到好过一点，他听出了曾源的语气中无法掩饰的敷衍和失望。

曾源是市政府司机班的一名司机，开一辆中型商务车，负责综合一处、综合二处开会的接送工作。根据市政府里一直以来形成的共识，开大车的永远是普通司机，只有专车司机——固定为某位领导开车的，才有可能成为各色人等奉承的对象。跟领导关系好的专车司机，地位跟领导的御用秘书差不多，许多人要讨好领导，得先过了司机那一关。但是像曾源这种开大车的司机，则地位低微，说来说去也就是个开车的。

“那天载郭市去市委开会，途中听他接了个电话，说电脑工程已经定下来了，”曾源根本无心钓鱼，一直蹲在杨文重旁边，兴致勃勃地说着，“我猜他说的应该是新闻办采购电脑的事。”

“一台电脑市场价是五千，龚主任那儿的报价是八千。这其中的差额抵得上我一个月的工资了。新闻办这一次买了二十多台电脑……啧啧。”

杨文重没有接曾源的话，他不愿意过多谈论市政府里各种各样的“黑”。多年的工作经验告诉他，与己无关的事，千万别打听，更不要到处张扬。他瞟了一眼曾源的渔具，说：“上钩了！”

“龚主任把这单生意给了我们司机班小陈的亲戚。”曾源说完，赶紧拿起渔具，收线。渔线在湖面扯出一道深深的弧，随着角轮的转动慢慢收紧，可以看出渔线的那一头非常沉。曾源兴奋地叫：“上钩了！”

杨文重好奇地盯着湖面不断扩散的波纹，没想到在这如此恶劣的天气，竟然会有收获。事实上，他对钓鱼从来不感兴趣，每一次勉强陪曾源

出来，都是来听他“爆料”的。

随着角轮最后的收紧，渔线的另一头浮出水面。结果令人啼笑皆非，钓上来的竟是一只破皮鞋。

“开什么玩笑！”曾源沮丧地将破皮鞋从鱼钩上取下，泄愤般地大力扔掉坏掉的鱼钩。“我真是个倒霉蛋！”他狠狠地说。

杨文重觉得曾源说的其实是自己，沮丧的心情在心中一掠而过，他却不得不先安慰情绪强烈的曾源。

“走吧，”他拍拍曾源的肩，“到我们家吃饭，曾晞做了好吃的。”

“不吃了，我还有事！”曾源赌气地说，没精打采地收拾了渔具。

杨文重知道曾源平时的应酬确实不少，也就不再勉强。他简直想不明白，曾源一个后勤中心的普通司机，怎么有那么大的官瘾。

“文重，你一定要再努把力，”临走时，曾源再次郑重地说，“我们俩都不能长期在市政府里这样糊里糊涂地混着，我看好你。”

二

这场鱼钓得让杨文重感觉像是冻进了骨子里，他带着沮丧的情绪慢慢地蹭回了家。杨文重本来对做官没什么寄望，但是在市政府熬了五年，一点改观也没有，自己多少也有点失落。偏偏曾晞又十分希望他能迅速上位，曾源也对他寄予厚望，这更令他倍感压力。

正如他所预料的，一回到家，曾晞便急不可待地问：“跟哥谈什么了？”

“还是老话题。”杨文重老实地回答。

曾晞敏锐地听出了杨文重语气中的郁闷，她一边摆好碗筷，一边摇头说：“你还是老样子，当然只能谈老话题。”

杨文重确实有点不满妻子跟大舅子一起频繁向自己施加压力。他忍不住带着情绪向曾晞反击：“他要改变境况，应该靠他自己，怎么能把希望全寄托在我身上。”

“当然是寄托在你身上，”没想到，曾晞飞快把话一口打断，“他一个普通司机，哪有机会表现他的能力。在司机班工作，给谁开车全听领导安排。开车时，他坐前面，领导坐后面，连个说话的机会都没有。可你不同，你是领导的秘书，每天都跟领导在一起。你有的是机会，有的是发展空间。你要是得势了，我哥换个岗位，还不是领导一句话的事。”

“说起来容易，”杨文重小声反抗，“我也在这职位上工作五年了，一点机会都没有。”

“那是因为你没争取！”曾晞每次跟杨文重说起这事，都像只被点着的爆竹。她狠狠地把杨文重的渔具踢到角落里，生气地嚷：“你看我哥，都三十多岁的人了，还在开大巴，一点奔头都没有，你一点忙也帮不上。”

杨文重不想成为曾家的千古罪人，连忙搂住曾晞，拍拍她的肩，以示安慰。但对于她的埋怨，他只能沮丧地回答：“我现在在秘书处实在混不开，你让你哥别指望我了，自己找领导活动活动吧。”

曾晞用力推开杨文重，一双大眼睛里迅速湿润，眼泪随时会掉下来。“杨文重，你非得逼得人家这么尴尬吗！你想我怎么回答？想我告诉你，我哥已经尽力了，他很想求人，找不到可求的人；他想跟领导打好关系，领导不搭理他。我哥笨，为人不活泛，不懂得讨领导欢心……”

曾晞一边说，一边把碗筷摔得当当响，“是，我哥是窝囊废，他没出息，连向领导拍个马屁都不敢，逢年过节也不知道怎么跟领导送礼。”杨文重知道曾晞又在借题发挥，听着是骂曾源，其实句句都是骂自己，赶紧灰溜溜地低下头。

曾晞的火气一上来，就是没完没了的。她埋怨杨文重这些年无声无息，连个房子都买不起；这个集体宿舍住了三四年，连孩子都没敢要……杨文重知道曾晞这一发火就得半天工夫，忙假装整理渔具不敢作声。

晚饭前，杨文重接到电话，是秘书处的同事袁毕杰打来的。袁毕杰告诉杨文重，霍洪怀定了明天晚上好运来酒楼的好意厅，请秘书处的同事们，问杨文重去不去。霍洪怀是秘书处副处长，这两年一直跟着常务副市长沈庆芳，最近突然传出要调走。有小道消息说，因为市长李务刚与常务副市长沈庆芳之间常闹矛盾，李务刚为了挫沈的锐气，频频将沈的亲信调

走，霍洪怀就是这次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之一。

杨文重知道，这次请吃饭，不过是个烟雾，至少让霍看起来走得没那么狼狈。霍洪怀仗着沈庆芳的信任，这几年来在市政府横行霸道，全然不得人心。得知他要调走，不知有多少人拍手称快。杨文重觉得，在这种敏感时期，霍洪怀发出的邀请对自己来说一点意义都没有，应该拒绝。但他没有明确回答，而是小心翼翼地问，“都有些什么人去？”

电话那头袁毕杰顿了顿，然后飞快地笑起来，“还不就是我们秘书处的一帮同事。”

杨文重见他不肯明说，知道绝不止是秘书处的同事们，估计还有各处室向来跟霍洪怀亲密的人。杨文重脸皮薄，明白对方有心不说也就不再问了。为避免麻烦，他装作突然想起什么的样子，惊呼道，“我突然想起来，明晚要到岳母家吃饭，下次吧。”

袁毕杰愣了愣，说：“老杨……”

杨文重也顿了顿，说：“什么？”

听袁毕杰的语气，大概是想再劝劝他，但是又忍住了。杨文重心想，你们都是有背景的，惯于在单位里拉帮结派，完全不怕得罪人。我杨文重在市政府无依无靠，何必在这个时候跟霍洪怀表现亲密，让心怀不诡的人看在心眼记在心里，传到领导耳朵里怎么办。

他刚挂上电话，一转身，就看到曾晞一双气呼呼的大眼睛。

“晚上回我家吃饭？我怎么不知道！”曾晞在家里是绝对领导，跟杨文重说话从来都很尖锐。

杨文重只好耐心地向妻子解释：“老霍的饭局，我不想参合。你也知道市政府里形势复杂，大家都拼命拉关系，结帮派。袁毕杰一心想拉拢我，没成功。现在霍洪怀走了，他想趁机做个好人，把原来跟霍洪怀关系好的都一起拉拢了。我跟你说过很多次了，我跟这些人不一样。他们都是有背景、有靠山的，在市政府里可以肆无忌惮、随心所欲。我一个人无依无靠，一切都得加倍小心，得罪了领导，苦日子就长了。”

曾晞听了，略想了想，仍是不以为然地说，“你也太小心了，胆小得谁都不把你当回事。你想想你在市政府三四年了，交了几个朋友，走过什

么关系？你没有朋友，谁都可以欺负你。到真有事的时候，没一个人帮你说话。”

杨文重心想，袁毕杰这种人，就算拉了关系，将来有什么事，他也不会帮忙说话。但是这话，他没法跟曾晞说。曾晞天生口齿伶俐，他知道自己要是坚持跟她争辩，肯定没完没了。然而曾晞不依不饶，怂恿道：“你投靠袁毕杰怎么了。霍洪怀一走，袁毕杰眼看就要得势了，赵魏生压不住他，你现在把感情培养好了，有什么错！”

曾晞在市政府招待所工作，身边同事都是市政府内外的官太太。平时大家在一起交流多了，耳濡目染，她很乐于探讨官场之道。但在杨文重看来，她这种浅薄的认识，比无知更可怕。比如她现在说的这个话，万一传出去，人家一定以为是他杨文重的想法。

想到这里，杨文重急得直摇手说：“什么叫赵魏生压不住他，曾晞，这种话你千万别乱说，传出去可不得了。”

曾晞看到杨文重异常紧张的样子，也有点醒悟了。她顿了顿，满不在乎地说：“你放心，我不是傻瓜。这些话我只会跟你说，不会在外面传。”

她一边说，一边笑着冲他扮了个鬼脸。杨文重只有无可奈何地回以一笑，低头进房间看书去了。

三

不知不觉，已经快五年了。杨文重在日记本上有感而发：“兵贵胜，不贵久。”他知道时间越久，升职的希望越渺茫。

曾源的拉拢和施压，虽然是无理取闹，却也让杨文重在惶恐之余感到些许安慰。毕竟，在市政府办公厅秘书处工作，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。秘书处在整个市政府可以说处于喉舌地位，在秘书处干得好，就可以调到其他处室，或者到市属局担任要职。他杨文重今年才三十出头，被寄予厚望，可见还是有一定的潜质。

然而，想到自己现在在秘书处的境况，杨文重只能对着镜子中的自己

苦笑。

这几年来，秘书处并不是一潭死水，此间迎来送往，有人高升，有人调职。身为从事文秘工作的“万金油”，大家随时都处在应变中，就连刚进来不久的黄晓岚，也已经去过市规划局挂职。可是他杨文重呢，年复一年，日复一日，除了评过一次职称，没有任何变动，没有一点希望。

杨文重常一个人静心思考，就是想不通自己是怎么了。是能力退步了么？不是。是不适应市政府生活吗？也许。秘书处处长赵魏生一直不给任何人机会，哪怕是最圆滑的袁毕杰。杨文重可以说是被赵魏生毫不客气地踩在脚底。从进入秘书处工作的第一天起，杨文重就没得到过任何好处或机会。赵魏生总是把最累的工作派给他，把最容易出错的工作派给他。他思前想后，想不起自己是否得罪过赵魏生。他觉得在记忆里自己从来没对赵魏生不敬过。直到现在，心里虽然产生了些想法，可是见了赵魏生的面，他还是恭恭敬敬地笑，恭恭敬敬地点头。但赵魏生从来不为所动，还常常斜着眼看他、翻着白眼瞪他，仿佛两人前世有仇似的。

也许曾晞说得对，在市政府里混久了，人的心态都是欺软怕硬的。杨文重猜想，或许在赵魏生眼里，自己只是一颗微不足道的沙粒，天生就是要受鄙视的。

星期一大早，大家都不敢迟到。因为按照市政府的惯例，每一周所有重要的会议和重点工作，都是在星期一解决。杨文重也把周末的心情收拾得一丝不露，老早守候在赵魏生身边，将写好的发言稿交给他过目。“唔，放下吧。”赵魏生点点头，首先去市长李务刚的办公室汇报本周工作计划。

杨文重打开电脑，上网浏览了一会儿网页，等待赵魏生的反馈意见。秘书处长年累月处理的材料多，写得多了，已形成了一套固定程式。许多材料过来，先确定开头结尾，中间关键部分用材料凑一凑，就是一篇标准讲话稿。

也许是从事这样的工作久了，他觉得自己确实是缺少激情。大小公文千篇一律，在文档里不停复制、粘贴，干的其实是泥水匠的活。偶尔会有内疚心理，但是看看周围的同事，不也是一样懒散么。只是这些年来，升

的升，调的调，原班人马走得差不多了，唯有自己还老调重弹，窝在五年来的格子间里。

半小时后，杨文重看到赵魏生从李务刚的办公室退出来。确定了本周工作内容和进展，赵魏生脸上一副如释重负的神情。他回到办公室，立刻浏览了杨文重的稿子，阴沉着脸，踱步有声地来到杨文重跟前，“老杨，你这篇发言稿不过关，东拼西凑，没有自己的观点。”

虽然已经预料到这样的结果，杨文重还是感到十分沮丧。在市政府内部，人们私下里都肯定杨文重的文笔，说从他笔下出来的稿子，能在细节上体现出才气。但赵魏生任秘书处处长后，杨文重的稿子无论写得多好，都逃不过返工的命运。稿子的好坏是个人主观意见，杨文重分明感到，赵魏生从来没有以客观标准审视他的文章，有时甚至无理取闹。

可赵魏生毕竟是秘书处的最高领导，明知是有意刁难，杨文重也只能恭敬点头，说：“我再改改。”

中午，市政府正式的下班时间是十一点半，人们通常从十一点开始陆续离开。杨文重为了能在下午及时交稿，不得不坐在格子间里磨叽。说是修改，实际上只是把各要点的标题换个表达方式，字里行间置换几个形容词。杨文重知道，稿子一旦改过，赵魏生那里肯定就没问题了，但是报送至领导处，是否还要进行大修改，就不得而知了。在这一方面，一切以领导的心意为标准，个人的写作水平无足轻重。杨文重的心情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愈加低落。他不怕重复劳动，只是越来越厌恶这种无意义的工作。他知道，每一份稿子都是自己费尽心思的成果，但实际上都成了领导开会时的催眠曲。在大小会议上，领导照本宣科，底下的人昏昏欲睡，宣读完毕后换来几声敷衍的掌声，而就连那掌声，也是给领导的。

多年来的卑躬屈膝，却不能获得赵魏生的好感。仔细回想，赵魏生所给予的，就是无穷无尽的写作任务。至于其他，就连跟市长说话的机会都没有。

在奋力敲击键盘的同时，他看到霍洪怀与袁毕杰互使眼色后，一前一后走出办公室。杨文重知道，现在网络方便，大家往来的私密性更高，有事直接在网上沟通。杨文重暗自摇摇头，他没有进入那个圈子，无法想象

别人凑在一起干什么。

写完稿子后，杨文重已经没了吃午饭的心情。市政府的宿舍楼就在办公楼后边，同事们一般下班后选择回家吃午饭，饭后还可以睡个午觉。因为曾晞的工作是一班到底，中午不回家，杨文重只好在市政府食堂解决。

看看表，午饭时间已过，索性不吃了，但他打算回家看看书。他是读惯了书的人，一天不读都会不舒服。曾晞跟他在一起后，常埋怨他读书太多，读出了迂腐气。杨文重什么事都能迁就妻子，就是这个习惯改不了。曾晞中午不回家，杨文重就借此机会在家看书，这是他一天中最宝贵的时光。

杨文重看书看得很杂，从国外的先进理论到国内的经典，都乐意读。不过此刻，因为时间关系，他随手拿了一本老书来看——是路遥的《平凡的世界》。没有任何目的，只想重温往日经典，让心情略微放松。看到这本书，杨文重想起了曾经跟曾晞的一次争吵。那已经是三年前的事了。那一次，他也是在翻看这本小说，结果被曾晞投以白眼。

“你没事尽看这些无关紧要的书干什么？”曾晞很不满意地说。

“不干什么。”杨文重慢悠悠地回答，“就是个娱乐，跟你看电视一样。”

“我简直不知道你在想什么，”曾晞一脸失望，“你就不能有点上进心？”

按照曾晞的说法，杨文重应该去看《雍正王朝》、《康熙王朝》这类书。“我觉得你现在工作的地方，就像古代的朝廷一样，充满了各种斗争，看不见的刀枪剑影。”曾晞解释说，她希望杨文重像过去的“布衣宰相”一样，在明争暗斗中杀出一条血路。

杨文重理解妻子的想法，可他只能苦笑着摇头，“道理我都明白，可我不想去实践。”

得到这样的回答，曾晞又忍不住发怒。她狠狠地说，“你这算什么，得过且过？没有实权，就靠你的这点死工资，我还有什么盼头？我们什么时候才买得起房，生得起孩子！”

结婚以后，杨文重很想要个孩子，但曾晞坚持有了房子再生。杨文重

觉得她的坚持也有道理。现在这集体宿舍，其实只适合未婚青年住，有个两室一厅，养孩子才方便。杨文重虽然是公务员，但固定工资不高。他没有实权，隐形收入完全没有。杨文重回忆起来，发现自己对曾晞的说辞还是那一套回应，而曾晞对自己的期望，还是跟三年前一模一样。

对于这样的状况，杨文重只能内疚。在官场上，看得多了，他也知道为人不能太老实，迂腐。可是要他放弃书生意气，去阿谀奉承，结党营私，他知道自己做不来。

难得的安静时光，很快就过去了。杨文钟看着桌上的闹钟“嘀嗒”到两点时，某种悲哀油然而生。他很想横生一口气，像个孩子一样，任性地逃次学，或者无所顾忌地溜走，再不回秘书处。不过，当指针指到两点十五时，他迟疑了一会儿，深吸一口气，最终还是上班去了。

四

下午，秘书处根据办公厅的安排，开党支部小组学习会议。这是每个月雷打不动的例行公事。跟平常一样，大家懒懒散散地坐在一起，在赵魏生的安排下，听肖俊生、方磊等人读材料。这些由党委统一下发的学习材料，实际上大部分是从秘书处出去的。大家听着自己平常写的东西，自然都觉得索然无味。霍洪怀甚至托着腮，眯着眼睛打起了盹。赵魏生看在眼里，不满的情绪油然而生。但是赵魏生心里清楚，霍洪怀是要走的人了，他在这个时候是最无所顾忌的。如果自己贸然摆出领导威严，很可能会被霍洪怀借机做最后的发泄。

于是，赵魏生只好再三用咳嗽示意，并以锐利的眼神不停地扫视全场。

杨文重尽管也觉得无趣，但仍然挺直了身板，努力装出一副聚精会神的样子。他知道，在政府部门，不管在什么情况下，标准都会分三六九等。尽管大家都在打瞌睡，但赵魏生很可能只点名批评某一个人。杨文重不想成为杀一儆百的那个“一”。

好不容易读完文件，赵魏生开始就秘书处的工作大谈体会。首先依旧是例行公事的开场套话，说“我们秘书处身兼市政府所有文秘工作，直接向市长、副市长们汇报，责任重大，而秘书处的同志们能够有高度责任心，把事情做好，非常值得尊敬，也让我很感动”云云。

接下来，便是以文件精神为基础，提出“秘书处的同志们要再接再厉，一如既往发挥奉献精神”的要求，鼓励同志们努力工作，以便市政府的各项工作运转顺利，给老百姓们带来福利。

他这一套话说下来，情深义重、大义凛然，本应该很能打动人。无奈，同样的话重复多次，就会失去原本的效应。更何况，在座的都是老官场了，对流于表面的话早已学会自动过滤。因此，在赵魏生说话时，大家虽然稍微振奋了精神，不再打瞌睡，但眼神里的恍惚还是依旧。

赵魏生说完，便是在座各位做“批评与自我批评”。这本是会议的重要部分，但是因为经历得多，也流于形式了。秘书处的同事们都是写惯了大材料的，满肚子都是场面话。先是“学习了某某的先进事迹后，本人深受感动”，接着便是挑拣出自我的一些小毛病，例如工作不够仔细，偶尔有差错之类。这些“自我批评”，当然也是避重就轻，反正在机关单位工作，向来的原则是大错不犯，小错不断。那些方便用来“自我批评”的小毛病，已经是例数了一次又一次，似乎永远也改不了。

稀稀拉拉开完了会，竟然已是五点。在这座小小的地级市，政府单位的环境还算宽松。除了少数几个人手上还有收尾工作，大部分人就在自己的格子间里上网，熬过下班前的最后半小时。

杨文重不得不继续修改稿子，飞快地敲打键盘。在市政府工作多年，他不知不觉也染上了某些习气，平时拖拖拉拉，到最后交稿时才装出一副忙得不可开交的样子。这种已经“尽了力”的表现，会让领导产生“稿子不错”的感觉。

赵魏生从杨文重身边经过时总会有意无意地瞅一眼。这也是领导的普遍习惯——很想掌握下属们的动态，知道每个人在干什么，想什么。看到杨文重忙得不亦乐乎，赵魏生肯定地点点头。杨文重连忙对他说：“赵处，稿子还差一点，您能不能等我一会儿？”

他明知赵魏生是不耐烦拖延下班的，故意这么一说，只是让赵魏生知道他在加班。果然，赵魏生皱了皱眉，说：“我等会儿有事，你把稿子写完，放我桌上。我明早一上班就看。”接着拍拍他的肩，抚慰道：“要你加班，辛苦了。”

杨文重卑微地摇摇头，以示“不辛苦，这是我应该做的”。

五点半一到，整个秘书处的人像打了鸡血似的，立刻兴奋起来。四处响起关抽屉、关电脑的声音。顷刻间，人都走得无影无踪了。杨文重一个人坐在办公室，感到一种寂静之外的无助。已经不止一次，只剩他一个人在办公室加班。杨文重知道自己的本职工作是干得很不错的：理论基础扎实、文章写得漂亮、做事认真仔细，然而，就算秘书处的每个人私下里都承认他，他还是得不到升职的机会，甚至时刻处于被指责的可能中。

曾晞每天下午四点准时下班。此时，她大概已经在家里做好了饭菜，正心急地等他。等了这么久，她大概又要发脾气了吧？想到曾晞的脾气，杨文重不禁又心浮气躁起来，材料里的措辞改了又改。

走廊上的灯光幽幽暗暗，将杨文重的影子拉长成一道诡异的阴影。他缓缓地走在走廊上，听到空荡荡的楼里回荡着孤独的脚步声。他害怕这种感觉，如果说在白天他是在热闹的人群中麻痹自己，那么此刻，他前所未有地清晰地意识到自己是孤独的。

假如把这一切写成小说，该取个什么名字呢？杨文重自嘲地想，《一个公务员千篇一律的一天》、《一个小公务员的流水账生涯》？不，最恰当的应该是《一个无理想公务员之死》。他觉得自己就像一具没有血气的空壳，所有的个性、所有的理想，都已经死了。

五

杨文重在走廊里碰到副市长黄良玉。避无可避地，只得迎上去打招呼。托赵魏生的“福”，黄良玉对杨文重一直印象不佳。官场如丛林，需要积极生猛地应对，但杨文重已经在这里工作了三四年，还是一副胆小怕

事的模样。在黄良玉看来，这个人注定成不了大器，一辈子就是个写材料的命。

让黄良玉更不高兴的是，市政府秘书处虽然是个综合处室，但按照不成文的规矩，除了处长赵魏生直接对李务刚负责，副处长霍洪怀常跟着常务副市长沈庆芳，基本上是一个秘书对应一个领导。而黄良玉的固定秘书，就是这个看着令人丧气的杨文重。黄良玉从各方口风中得知，杨文重的文章写得很好，处理事情也很小心谨慎。可这些优点在官场上根本无足轻重。这两年来，杨文重与他若即若离，既不能帮忙收口风，也从来不主动提供任何创见。黄良玉觉得自己本身学历不高，讲台上的发言都是照本宣科，发言稿的质量再好，于自己而言没多大意义。

但是今天，看到杨文重，黄良玉却特意迎上去，说：“老杨，你到我办公室坐坐，拿包茶叶给你。”

杨文重听到黄良玉的邀请，首先是愣了愣。在市政府工作多年，他知道领导不会无缘无故传唤，表面上说的是给茶叶，实际上一定有更重要的事。

进了黄良玉办公室，杨文重小心翼翼地站在门边，略低了头，缩着肩。黄良玉示意他坐，他不敢坐，眼光瞄到茶几上的茶具，他便主动张罗着给黄良玉泡茶。黄良玉微笑地点点头，表示感谢。杨文重这才在黄良玉身边坐下，恭敬地问：“黄市，找我有事儿？”

黄良玉笑着说：“没事，就是随便聊聊。”说着从抽屉里翻出一包茶叶，“上次去黄山考察，带了些茶叶回来。我想着你们秘书处的同志也很辛苦，特别是你，可以说是直接为我服务。早就惦记着要给你，可惜一直没时间。”

杨文重用双手郑重地接过茶叶，心想，去黄山考察，那是八月份的事了，怎么拖到十二月才送。想到此，他不禁感叹自己与黄良玉实在不亲，猜不出领导的心思。不像霍洪怀对待沈庆芳，那真是默契到了一定程度，像跟自己的亲人一样说话。

黄良玉闲话了几句旅游见闻，话锋一转，终于进入主题。他点了支烟，漫不经心地问：“听说霍洪怀马上要调走了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

杨文重没想到黄良玉会跟他打听这个，他想了想，不知该怎么回答。按理，难得黄良玉召见一次，自己应该机敏地抓住机会，乘机与领导熟络。可是他向来不是乐于传递八卦消息的人，此时他觉得有些不知所措。

对于霍洪怀的远调，杨文重是收到了一些风声，据说是因为霍洪怀一直作风强硬，在市政府只听沈庆芳的，其他人都不放在眼里，让李务刚很是反感。最近李务刚收到内幕消息，沈庆芳正在省里活动，想将李务刚赶到别的地区当书记，自己升市长。李务刚得知后极其不满，立刻趁着干部下基层的东风，把沈庆芳的爱将调走，给她一个沉重的打击。

杨文重偷偷打量了一下黄良玉的脸色。他想，这件事本来就是领导层之间的争斗，黄良玉怎么会一点风声都没收到。他这么问，一是为了让猜测得到证实，二是让这个消息从他杨文重口中传出，不让人抓着把柄，说他黄良玉散播市长与常务副市长不合的消息。黄良玉这人不地道，想火上浇油，还事先找好垫背的。自己一个小秘书，何苦搅进去。还是装疯卖傻做个老实人吧，不要为了一时讨领导欢心，成了别人搞是非的牺牲品。

他跟了黄良玉这么长时间，知道以他的性格，想趁着这件事大搞是非，是非常有可能的。

于是，杨文重调整出一贯的憨厚笑容，回答说：“这件事我不太清楚。”

这个一无所有的回答令黄良玉非常意外。他愣了愣，转而露出不满的神色，阴沉地叹息：“你在秘书处工作这么多年，消息还是如此闭塞？”

杨文重卑微地点头，并顺势露出羞愧的神色。

黄良玉没有在意这恭敬的态度，他用严厉的目光看了杨文重一眼。在那极度冰冷的目光投射下，杨文重感觉自己像个做错事的孩子。

唉，工作这么多年了还是改不了。杨文重在心里狠狠地骂自己。他总是如此，一旦与领导凌厉的眼神对峙，便会哆嗦不止，像自己真做错了什么似的。

他的心虚全都被黄良玉看在了眼里。黄良玉由此认定，杨文重不是不知道，是知道了不肯说。

于是，他阴沉着脸，摆摆手说：“好，没事了，我就是顺便问一句。”